

天人之際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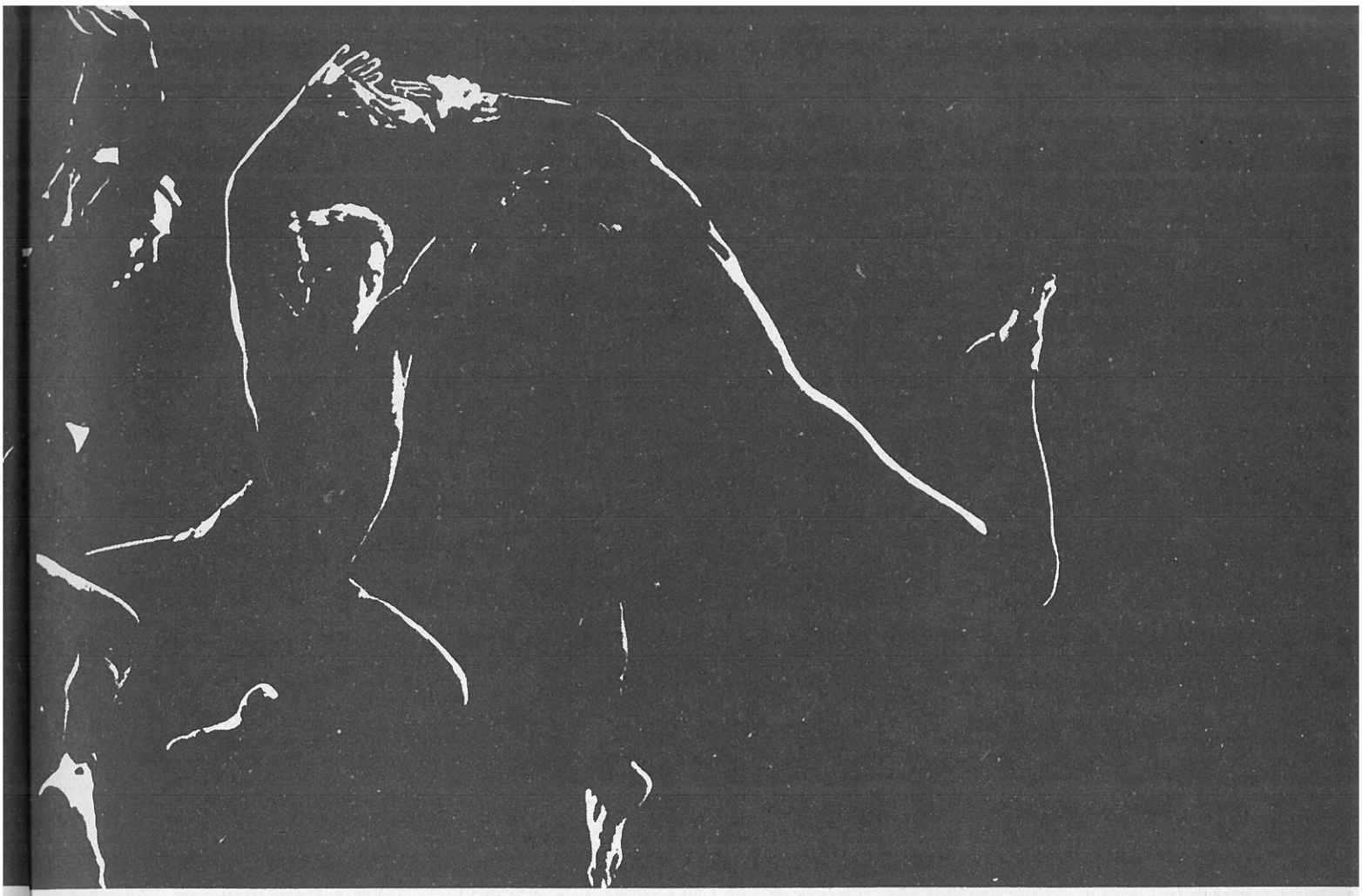
——念我故友 張君叔紀　　楊福能敬拜

追尋

千萬個肯定抵不過一個根本性的假設—生命的起源與終止，生前、死後誰也不曉得，可是一個已死的人就不再在這世界上呼吸生長應無疑義，因此「人」就成了追尋之要義與目標，人生在世，不與世人，奈何與天？而這勢必得從自覺開始，姑將其過程作一整體觀：本性私我$\xrightarrow{\text{道德}}$小我$\xrightarrow{\text{心性}}$常我$\xrightarrow{\text{眞理}}$眞我$\xrightarrow{\text{靈魂}}$天性自我，淺釋之，即外在的壓抑如不予內在的疏導，斷不可能左右逢源，然而節流而後開源每致太過，故更待眞理來領導這些外溢的，此時已庶幾乎一以道貫，如再經靈魂予以全盤概括，正有如出神入化的性靈再度人格化，此亦是自我的完成，追尋的極致。

首先是道德的研判：今人所以空虛、徬徨，實爲百家紛云，莫衷一是，或謂「處今之世，寧濫毋缺，於舊學新說，不執於一，可通權，可達變」，先不究其是離經畔道大厥詞抑是精明練達大文章，若多聞闕疑而後愼言，多見闕殆而後愼行，勢必人言我亦言，人行我亦行，助紂？從善？研判它不但費時，而且不可能鉅細糜遺，因此詩經所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不求識見豐富，但求存省察之精）就顯得合宜適切了，誰都不願接受教條式是非的灌輸，而喜歡用自己的思想去評定所遇見的事物，這也正是個人主義之所必趨，若以告訴我們如何去思考這類訓練思路的書籍來說，就自己經驗所得，只「孟子」一書，不作第二想。本來，省察之精，臨事不惑原皆在其間，這也正是今世所有眞知灼見何以更遵循著這古老的思路方式的理由。

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種由天道下成人道之說，人類若眞能篤實踐履，恭敬以之，又何至於回到自作孽不可活的老路上？自求多福！？孟子說過：「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這種以自我爲起始的自覺纔是身心健全的必



備要素，知我乃能知人，知人乃能究不能與不爲之別，而後方能確認這天、人之眞正際離，而這漸進階梯必定要從底層起，囿於篇幅，只好微言蓋括：「心性」。生命既是今以古貫，如能以古證今不是更能提挈其大要！？爲使萬花筒變得簡單明瞭，且一言以淺釋之

道德：先人行道有得而藉工具以傳諸後世的經驗。

心性：千言萬語，不如一句過濾自己，提煉自我。

眞理：將保守的感情投入到心性的過程纔是眞理。

靈魂：精神與肉體和諧而一之時對生命力的認定。

以古證今，自會有合理的遵循；推己及人，自會有合情的疏導；上體生命之脈流，下覺自我的歸類，於是，道德、心性、眞理、靈魂一以貫之，直線劃去，地球體圓；力雖單一，本相圓融，可解？不可解？命之有生，既非總結，亦非言語，是過程，是活動，面向陽光，先其影而後本物，背向陽光，先本物而後影，生？死？過程？總結？生生化育，循行不息，但求有心，復何虧匱？向陽門第，怎不先春？猶深深記憶，小學課本第一課，開學了，開學了，背著書包上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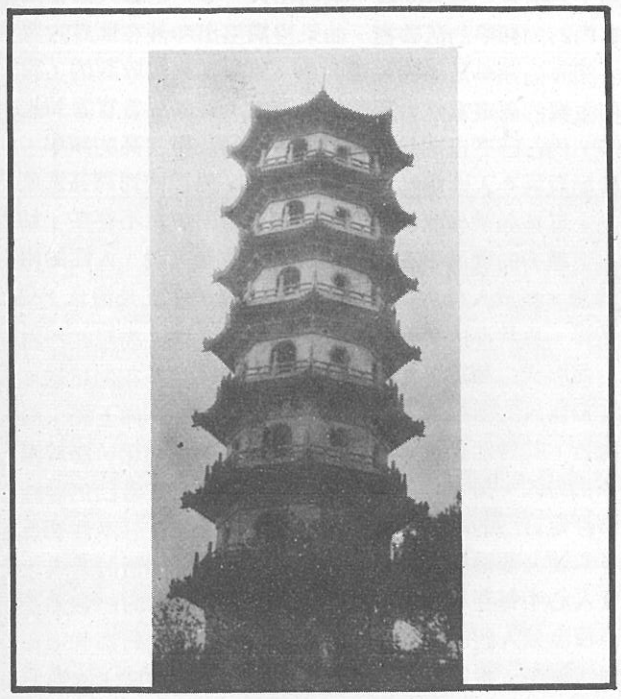
印証

地球上如無生命的存在，則地球的存在毫無價值，同然，若非我們腦海裡存有天人之際離，那麼宇宙天體也就毫無意義，話說太空中的氫粒由於彼此的吸力而凝結成無數的星體，生命於焉展開，從最遠古的單細胞繁衍至今日衆生無數，在在都爲了接續著這最早先的生命力，固然物質只有聚散而無存亡，則生命只是一種力的傳續，或有來去，却無生死，因此可以說外在世界乃心動的間接證據，心動則是外在世界所以產生的直接事實，照說這種力的顯現應該是自動的，絕對的，事實上却不然，像化學上的反應，不給予外因，它不會自我變化，像生理上的反應，不給予一個衝擊，它不會自我運動，因而可說是受外在世界的變化來牽引出內在世界的活動，若綜合上面所說實可結論出人一生一世都只活在調整內心的頻率的活動裡，如果沒調整出和外在世界的音波相同的頻率是無由接受到的，而對於未接收到的，我們主觀的認定當然會認爲它不存在，譬如說看官看到此時，內心已不自期然地調整出一個同我相當高的頻率，譬如說現今人性紛亂，無根、空虛，徬徨的浮調甚囂塵上，可是如果你我沒感受到，那這些則根本不存在，姑以這種力的雙面存在對於追尋者的影響來說，人性的兩面層，低於人性的本性與高於人性的神性互見消長，這是神、鬼共存的平凡人、平凡心、平常道，表現在行爲上而形成二種追尋的不同輸導方向：一爲外在的超越，基於他人的認同與肯定，自卑處，自通處，向上爬，向前行，其神性能否達於極致端賴他自身的造化，屬於漸修的方式。另一則是內在的昇華，始於否定自己的神性而肯定自己的本性，往最低處，最下處鑽，其本性能否昇華就全賴環境之衝擊刺激有多大，屬於頓悟的方式，世人心中每存神、鬼，實在也是這種基本方向的截然不同而導致人們心中存有這種設想，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在本性層中，根本就沒有墮落、自暴自棄的論法，因爲它

天人之際

已是人性之最底層—天上浮雲全是下流之水所造成，除非出類拔萃者不足與論超越，非市井無賴不足與論昇華，不過具體而微的也還勉強算，固然聽信輿論者不可能千萬人而我獨往，墨守成規者不可能發迹而不凡，但只要知道，神性往上（被動）後再往下（自動），而本性往下（自動）而後往上（被動），當二者再會合時正是平常人本身上天人的眞正際離，七情六慾、悲歡離合、是是非非的人生百態，誰都知道，只有在神性與本性不再有任何距離時，我纔不再是我的敵人，因此這種精神與肉體間的衝擊，可以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來解釋，一言以蔽之：求者解賞不解聽，有者解聽不解賞。另一方面如果以追尋者內心的設想模式來說，因爲一切只是力的傳續，所以過去也好，未來也好，如果心爲之而動，就自覺而言，一切生前身後皆是現在，於是，永恒，只是無限的現在，然因對永恒而言時間毫無意義，再比照生命活動的雙面層，永恒，只是現在的無限，想看官必能舉一反三，故不多言。

於此論到有關活動形式的主動與被動：話說千古名器之所以能經得萬般考驗，在乎屢屢的鑽痕，淺刻的感慨並無改其激進力，這種老調有其常理，然更待何用？色空空色的展開，雖雕蟲小技必有可觀者焉；空色色空的總結，雖曾經滄海亦不過爾爾，若緯地經天之絕迹才士亦有龍蟠鳳逸之日，若盼周自雄之賁賁虎士亦有顧影自憐之時，懷玉被褐雖非理然，可是若想到雖是生的勵進、積極，却仍是命的保守、定數，任聖，任賢都只是一堆原形質，而且任思想架構何等縝密，其行爲面仍小得



可笑時，這盈虛消長的無常心該會變得更坦然些，更何況這千百年來人所追尋出的境界也都差不到那裡，任螞蟻去爬去走，在人的眼光中並不因彼有眞理靈魂而更覺其可貴，是的，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既已當初，又何妨眞如？

在此換另一角度則一切又不然，宇宙天體的無法明察正如同人心的深邃不可測，所謂無知者的世界更讀厚，瞎眼的世界更美善，這一刻意雕琢出所自覺的理想樓閣，正是世上所有大教派所以產生的前因，故而在在脫離不了，甚或正好貪立在人世現象的症狀治療上，以台省二個近乎中庸天命說與孟子心性說的教派來說，一是由人而神的自覺於無限，一是由神而人的對無限的自覺，因而一超越本質，一突入現象，到頭來一仍復歸到人這論點上，老話，往下紮根往上結果，上有天下有地，人居其中，是仁字的最簡剖析，莫忽略了「人」爲中間橋樑，更是以人中的「我」爲出發點，參照世上各教派皆以近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義語奉爲共同的眞言，這不但是一種合乎天性而且極爲保守的感情，更是以現象世界中所有活動的相對性與客觀性爲依據，確實，只有這宇宙天體的產生必定其來有自是絕對的，而我們都知道，創世者若非萬能，根本就不可能創造出這神妙的宇宙，如果是萬能的，則根本就沒必要再在人世間派出任何代表，福禍無門，唯人自召，尤其是事實上創世者給我人類的只是一把塗料，如何使這衆生畫面呈現和諧的美，人類纔能庶幾無愧，而一個藝術家絕不以創造庸劣不堪的生命爲滿足，因此如何生活，如何盡其在我，其任在人，唯有智於自知，仁於知人，勇於負責，但我們不可把主見與偏見，自重與自恃混爲一談，那種自以爲是的孤寡作風，既不能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更無能做到人與人之間的和善生樂，有如假名而背實，任其道理教義何等深邃，結果却是一朵醜陋的花朵。生活的最好境界是無執無戒，其之深奧或難領悟，其之平易却又人人皆可與之，一切但問有心無心，所以是無門，因爲生活不用教義，沒有定論，要的是自己去親身感受與體驗纔能更眞實，雖然它設有諸多孽障，或地獄或偶像，但這正是現象世界中所有迷妄的代號，切莫倒果爲因，爲何要潛修？苦行？厲煉？要的是去超越，誰都知道要超越這本性的我慾型態已夠艱難，但若要更進一層到無我的我去感覺出這主觀與客觀間雙重無限的永恒映現，

天人之際

會有多難？若知道貫通這一切的竟是全付心志下刻骨銘心的感受而非談空說有的杜撰想像時，這陰陽間不爲外力所動的恒定就眞有點不可思議了，也唯有使淨煉過的本性與美善的天性融會纔能產生眞正的和諧，其動也寧，其止也靜，上參天地之化育，下覺萬物之生息，薰養其間，眞是天人合———一個藝術家最感稱心滿意的是不但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這件藝術品，更要使這藝術品的生命投入到創作者的生命裡來…是的，生活並不至深奧得叫人難懂，但也不至淺顯得不用人類去思考，因此，對妄自菲薄，劃地自限的人，既然無緣，又何妨嬉笑以之！？固然每一正教之初創皆糜不有初，然而等到後世人與初創者之人格脫節時（必然的），感情就不再保守，眞理就不再是眞理，面目全非，於是就又得產生另外一種治極而亂亂極而治的因果迴輪轉盤來治療這新產生的症狀，而後假以時日，又再見其金玉其外敗絮其內，這似已非本相的圓融，而是在繞圈子，可笑的，也總會有許許多多的生命力來推波助瀾，使這迷宮愈來愈大，因此故不得不冒犯道可道非常道的大忌，說些更趨近根本的途徑，是的，所有崇敬生命者的積極作爲必然更以保守的感情爲基石爲依歸，這基石與依歸的合一，正示其所以博大，非但要由天道下成人道，由人道上達天道，更要在人與人之間相處之道去印證出這種心懷，不是嗎？爲何要偏執？爲何要自是？午夜禱祝，夜半鐘聲，果眞這般離異不可即？穿上、脫、再穿、再脫、古、今、今、古，可知道，力在人心，固毋庸外求，你，他，我，一切本是這麼圓融自在，爲什麼要…？罷！罷，乘風去，高處寒；心靈化，一皆無，此刻想問的，當我人不再穿脫時，究竟是什麼？要不，任那萬古槃根，任那千載眞經，或永遠，或剎那，都將隨我，隨我輕笑揮去。

故友

故友　張君叔紀，於醫三時因游水不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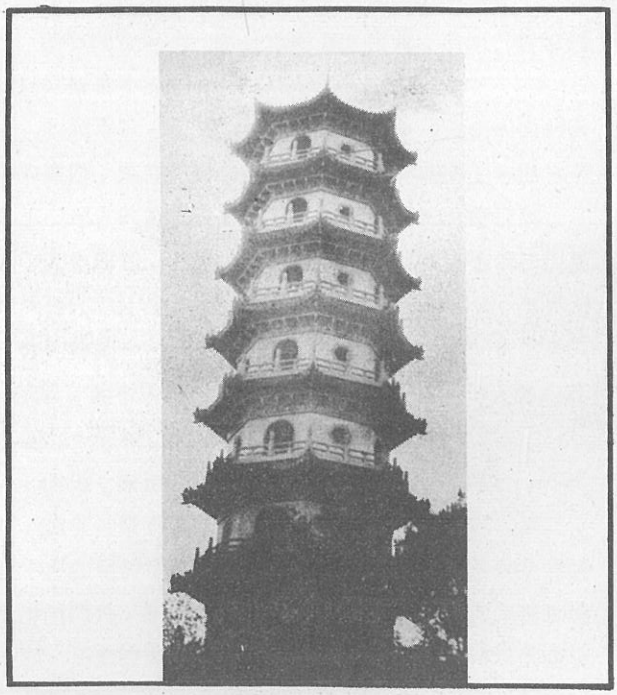
「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幾分豪爽，「願無伐善無施勞」—幾分謙沖，「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幾分磊落，「訥於言而敏於行，無所爭」—幾分寧靜，「損益之友，無所不容」—朋友心中的他。「通人性而不強之，知人心而不忖之，解人意而不先之」—我心中的他。

其人其事：曾和他騎車北上，途中竟將放有重物及同學的二本筆記的眞皮箱丟了，我只聽他說過：「筆記丟了怎麼辦？」…在正午不見天日之斗室裡有一次我熄燈靜思，却不想他也關了燈只將書本湊在眼前，只爲了不擾我清寧……

「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欝矣」正是他的寫照，但我不曾從向他討教過的朋友中聽到不滿意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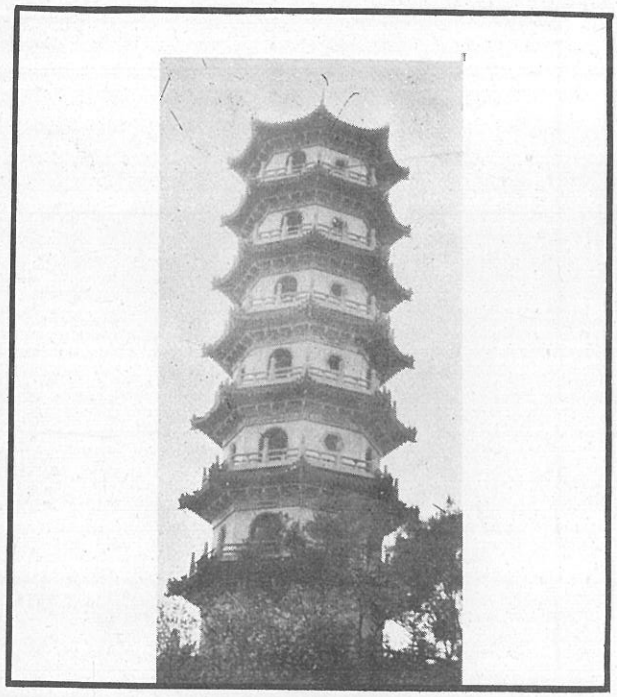
他一直和悅待人，因爲在他小時候他對玩伴發過一次脾氣，沒想到全體玩伴會眞的接受他的處罰而站了兩個多小時，從那次以後，就再沒有人知道他會有脾氣。

可是，所有這些却熬不過一次的失足，就這樣，一切都中止了，這百載才學，不過春秋冷暖，像一顆流星，瞬間劃過天際，發出了最後一聲天籟，發出了最後一道光亮，從此一別，再無來去，昔日的狂笑，歡樂，再也沒了，原是骨肉連心的感受竟皆幻化無數的影像盤旋著，多希望能夜夜託夢，可是，天人各一方，又怎知我午夜夢迴時那種所見皆非，萬念俱灰的感受？在斗室裡，曾熱烈地與我辯論男與男或女孰情更深的人，竟在弱冠之年，讓我當時的論點硬生生映現出結論，叫我如何甘心？我要去追回那平日的浪漫，那酒後的嬉笑，可是，喝到肚裡的是摻和著淚的苦酒，淌著血的心，又怎料到一個曾經滄海的人竟也會這般的淪落，半年多來，腦海只一直翻滾著給你送終時的兩句話：「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如果不是爲了這，又何至於讓一個你一直取笑說吃鐵也化的武夫鬧無窮休的腸胃症狀？一切的生活習慣，再也無法忍受，朋友一個個謝絕，



天人之際

平生的自知，也無可奈何的受日日夜夜難熬的批判，直到面目全非，直到昔日的豪邁與信念再也遍尋不著…可是，這一切似乎沒有終止，如果不是你弱冠之年突遭不幸；如果不是你有而爲無，堪稱我益友良師；如果不是你爲人處事配言天命；如果你不是我二十多年來所見之頂尖者，如果不是兩心深知得在你出事前我即有預感，我又何必這等自虐自殘 !? 千不該萬不該，對一個自認極平凡的人我怎會以屬於非凡者的律法作評定來加深自己的創痛？我多希望回復到生前嬉笑於男男女女的浪漫夜譚，在斗室，在夜路，在深山，在公路，在南北…你曾指著一山中豪居說：「願是數十年後的歸宿」，我只狂笑以報，一狂一狷，眞要飛騰又何需數十年？當時又怎料到猶未出師竟會先折了心腹？眞不知道爲什麼一向冷靜無比的人竟會迷惑得在滾滾的漩渦裡游水，是定數？萬古原無常，只是想不到這盤根化作煙花竟這般快速，使得自己寧靜的心境也被全盤搗毀，毫無因果，全沒來由，怎不叫我懷疑，天性會是獨獨一「情」字？凌駕了因果、萬物、紅塵，一切，只因自己的生命已然投下去，不容抽腿，只因自己的感情已然奔溢，不容改寫，使我更掙扎於降龍伏虎與眞如間，不得不在勘透生死之後再度投入那「情」的初動…從此而後，所想的不再是愼終思舊追遠懷古下的盛衰不改節，存亡不易心，三年來交往的一幕一幕漸漸又浮了上來，終於使自己驚覺於昔日待人之道有許多不可挽救的錯誤，將赤心眞情流於嬉笑間，不免自視自陷無法隨緣，可是戰戰兢兢於待人處事，又多見其刻意雕飾，孰是孰非？孰眞孰假？冥冥之中，故弟的話一句一句，啓我迷津，致我新生，這時的我纔算眞懂了一些做人的道理，這益友，這良師，由衷的感激只待此生永遠的追憶，此刻寫道孟子所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比以前更虔誠，更寧靜，半年來，雖落得個心身症，也總算衷心領受了這一段辛酸血淚，一切並都沒改變，你仍活在我心中，或許偶爾仍會不能自禁的時候，但只要想到這分深於管鮑之情義能得其歸宿，我就好滿足，我就好感激，也只要想到我竟能有你這麼一個兄弟，眞不知誰比我更幸運 !? 雖然蒼天假你厚資却不加你天年，可是這區區三年的交誼已足延續永遠，那我又何苛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祈願　故弟在天之靈永得其安息。這是此生最大的希願



嬉笑

陽：陽者剛也，劍堪爲此表徵，然古往今來利劍多矣，皆糜不有初，鮮克有終，奚爲？縱之以無堅不摧之鋼銳，如無內具，劍氣不生，日久焉能不勞頓其中萎敗其外？是氣之養每於顚沛造次間，渺忽若無，殊不易得，旦得之，必質中形外，靜若泰山，動比流星，是謂神臨之劍，不絕不滅。

陰：陰者柔也，珠乃純陰之精，是以艷陽時節切莫出之，唯於月娘淡雅總相宜之際，珠乃倍數柔光萬里，蠱邪自群易，姦宄莫敢何，以柔役萬而萬物樂之，實非利劍所能及也，是以月之將出，日潛其形，明夜之珠，衆劍拱之，亦唯神臨之劍有以與之。

結語

曰：總編李催逼得急，硬叫一向只慣於嬉笑的人下筆海，任說文藝也應有如天眞的山，浪漫的水，舒情的笑，遣懷的酒，倒是被逼的苦悶，當然只有吐苦水了，這區區一篇究竟算得是邏輯的經驗？抑是等而下之的經驗的邏輯？看官有如判官，莫計其粗略。

夜：對故友追憶之情，容不得我隱姓，在每次胃痛過後，還是不能自已的再從紙筒裡揀起它來，平舖眼際，四野茫茫，仍不知道爲什麼自己會將某些感受看得這般重要？對故友，對舊朋，雖死別，雖生離，這份情，這分緣，一仍悠悠，一仍悠悠……